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海天出版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類書類

目次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御定淵鑒類函	卷三六一—卷三八六		清・康熙四十九年聖祖仁皇帝御定
卷三六一 珍寶部一 寶金		二九八—一	
卷三六二 珍寶部二 銀銅錢		二九八—一六	
卷三六三 珍寶部三 玉珪璋璧		二九八—三七	
卷三六四 珍寶部四 珠貝珊瑚瑪瑙琉璃車渠 璚瑁水晶琥珀玻璃雲母		二九八—六二	
卷三六五 布帛部一 素錦繡絹綾羅		二九八—九〇	
卷三六六 布帛部二 布帛絲綺綃縠練絺綌綿		二九八—一二〇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卷三六七 儀飾部一 鹵簿 警蹕 節 黃鉞 豹尾 髦頭 蓋 雲罕		二九八―一四八	
卷三六八 儀飾部二 鼓吹 璽 印 符 綬		二九八―一八〇	
卷三六九 儀飾部三 相風 渾儀 刻漏		二九八―二二三	
卷三七〇 服飾部一 冠 冕 弁 幘		二九八―二四三	
卷三七一 服飾部二 纓 簪 貂蟬 法服 袍 朱衣 中衣 單衣 帶		二九八―二七一	
卷三七二 服飾部三 紳 褱 珮 玦 環 笏 舄 靴		二九八―三〇一	
卷三七三 服飾部四 巾 帽 綸巾 衣服		二九八―三二六	
卷三七四 服飾部五 裘 衫 襜褕 褐 襦 裳		二九八―三五四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卷三七五 服飾部六 袴褶 履屣 屨屨 鞋屨 屨 韞		二九八—三七四	
卷三七六 服飾部七 帳帷幕幔 幃幃 幄帘 幌 幃 屏風 簾		二九八—三九四	
卷三七七 服飾部八 步障 承塵 牀榻 簟席 薦褥 氍毹 毼毼 牀褥		二九八—四二一	
卷三七八 服飾部九 枕被 竹夫人 杖		二九八—四四六	
卷三七九 服飾部一〇 扇 如意 塵尾 拂囊 手 巾 鱗 鑷子		二九八—四六八	
卷三八〇 服飾部一一 香鑪 熏籠 唾壺 澡盤 澡 灌 熨斗 熨人 伏虎 鏡 鏡臺		二九八—四九三	
卷三八一 服飾部一二 步搖 釵釧 鈿花勝 指 環 鈴璫 珥梳 枇刷 杷假髻 髻 粉脂澤黛的燕支		二九八—五一五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卷三八二 器物部一 器物總載 案 幾 胡牀 巾箱 筴箱 簾 筍 櫃 厨 篋 匱 匣 嚴 器 筐 筥 籠 筒 箕 帚 卷三八三 器物部二 鼎 鑊 鎗 釜 卷三八四 器物部三 盤 樽 卮 杯 盃 盂 鉢 甌 甕 罍 卷三八五 器物部四 餅 壺 甌 盆 匕 箸 權衡 量 度 農器 卷三八六 舟部 舟 筏 篙 櫂 檣 舵 櫓 纜 竿 檣 帆 五兩 牂 柯 榜		二九八—五三一 二九八—五五〇 二九八—五六六 二九八—五八九 二九八—六一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千八百九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一

珍寶部一寶
金

寶一

增詩松高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原爾雅曰琛寶也美寶為琛增書盤庚曰無總于貨寶

又旅葵曰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弗寶遠物

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原禮記曰南宮敬叔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卿也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以朝君夫子曰若是其

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增又曰天不愛其道地不

愛其寶又曰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原左

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又曰

宋人得玉獻諸子罕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

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

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增國語曰晉定公享王孫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為寶也幾

何對曰未嘗為寶也楚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

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有澤曰雲夢金木竹

箭之所生也此楚國寶也若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原史記曰梁惠王與齊威王田於郊惠王問曰王亦

有寶乎威王曰無惠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

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

乎威王曰寡人之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

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吾吏有黔夫者使

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

齊之北門西門也
言燕趙之人畏見

侵伐故祭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

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

不懌而去增又曰秦逐客李斯上書陛下致崑山之

玉有隋和之寶佩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

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馬而陛

下說之何也唐書曰師子國在西海之中出奇寶商

賈到則不見人但置寶物價值於洲上賈依價質之而

去以能養師子故以為國名元史多羅台疏曰為國

以善為寶凡子女玉帛及羽毛齒革珍禽奇獸之類皆

喪德喪志之具今後回回諸色人等不許賣寶中賣以

虛國用其辭剴切當時稱之老子曰我有三寶保而

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輕敵則幾喪

吾寶原管子曰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野先王為其從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

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增呂氏春秋曰世皆

以珠玉為寶寶愈多而民愈貧失其所寶也陸賈新

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也原淮南子曰夫夏

后氏之璜不能無考

考瑕

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類綠結也

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志人所短忘人所長而求得

賢乎天下則難矣增阮子曰雖金玉滿堂明珠滿室

飢不為寶非國之用三輔黃圖曰金寶一銀二龜三

貝四布寶五泉寶六凡寶貨六種二十八品 原地鏡
圖曰凡觀金玉寶劍銅鐵皆以辛之日待雨止明日平
旦及黃昏夜半觀之所見光白者玉也赤者金黃者銅
黑者鐵 增又曰視屋上瓦無霜其下有寶藏 晉郭
璞奏曰臣以為珍奇靡麗之物誠是玩弄之所寶然非
經國之至寶 續文獻通考曰宋高宗紹興中謂輔臣
曰近大將入覲有以寶貨鞍馬為獻者惟馬不可缺餘
皆却之 又曰元成宗時賈有獻寶珠求售者議以六
十萬錠貯之曰此所謂狎忽大珠含之則不渴熨面而
可使目有光左丞尚文曰一人含千萬人不渴則誠寶
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
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
於彼乎 又曰明穆宗隆慶中諭買貓睛球寶石科臣
魏時亮言貓睛無用物也而一顆價至百金孰非生靈
之膏血乎上命罷之

寶二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四

原穆天子傳曰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所都是惟
河宗氏天子至崑崙之丘以觀春山之寶玉 公羊傳
曰虞公貪而好寶及為晉所滅抱寶牽馬而去 又曰
盜竊寶玉大弓 增史記曰樂毅伐齊入臨淄盡取齊
寶也 西京雜記曰武帝以七寶牀雜寶案廁寶屏風
列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也 原謝承後漢
書鄒人王逢得路遺寶物懸衢道求主還 增後漢書
曰帝召見諸部計吏問其風俗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
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前公孫述破時
珍寶山積拳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
車布被而已帝聞良久歎息 原晉安帝紀曰桓玄尤
愛珍寶常玩弄珠玉不離於手 增晉中興書曰姚萇
試諸子曰吾有一寶物萬金不易汝等技藝勝者吾以
與之諸子皆素好馬欲於父前試之惟畧不動萇以為
賢故越諸兄立為嗣子 梁書曰羊侃大同中魏使陽
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五

人食器皆金玉雜寶 後魏書曰元義既專政乃於禁中自別作庫掌握之寶充牣其中 明皇雜錄曰公主

玉葉冠號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鑲子帳皆希代之寶

莫能計直 宋長編乾德四年上遣使收蜀圖書法物

見孟景七寶溺器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命碎之

元史拜珠傳有盜其家金器百餘兩他寶直鉅萬既而

獲之家僮來告色無喜愠 又伊埒默色傳至元九年

奉使海外八羅字國十一年偕其國人以珍寶來朝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六

又圖圖爾哈傳成宗遣使賜以七寶金壺盤盂各一

寶三

增懸衢

挂屋

上詳前一 魏志曰陳泰為中郎將京邑貴人寄寶貨因市奴婢泰皆挂於壁

及徵為尚書志以還

變土

滿牀

晉書桓玄為劉裕所敗殷仲文隨玄西走其寶貨悉藏地

中皆變為土

北齊書曰高德正嘗辭疾除冀州刺史

即起顯祖怒禁門下其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

齊歸

楚與

左傳曰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魯連子曰楚王成章華臺酌諸侯酒魯

君先至與之大曲之弓不琢之弊既而悔之伍舉見魯君曰楚王之寶也吳求之弗與舉兵伐楚魯懼秦而歸

薦國

希代

晏子春秋曰和氏之璧井里之璞良工修之則為薦國之寶 下詳前二

折枯

照影

地鏡圖曰夫寶物在城郭丘壙之中樹木為之變視柯偏有折枯是其候也視

折枯所向寶在其方 又曰凡藏寶忘不知處以大銅盤盛水著所疑地行照之見人影者物在下也

索珥

妝闌

元史岳璘特穆爾傳本回鶻人時西契丹方強命太師僧少監來臨其國驕恣岳璘

率眾斬之左右有疾其功者語於其王曰少監珥珠先王寶也璘匿之急索勿失王怒索寶甚急度無以自明

乃亡附太祖 唐書貴妃專寵玄宗賜楊國忠木芍藥植於家國忠乃以百寶妝飾闌楯以貴重之

泰將

賜隗器

漢書沛公入武關欲擊秦燒下軍張良曰臣聞其將費豎子易動以利令鄢食

其持重寶昭泰將泰將果欲連和後漢書世祖遣衛尉鮑期持珍寶繒帛賜隗器

寶四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七

增賦唐謝觀以賢為寶賦曰志一潔而靡垢行百鍊而

逾精非暗投以取誚不韞積以沽名吐清詞之燦燦心

水含珠見正色之溫溫情田積玉徒美其色映層闕光

能耀夜殊不知寸陰逾尺璧之珍一經奪滿贏之價所

以愛茲被褐重彼迷邦以清德之惟一奚白璧之能雙

則知金玉為寶者德義之衰賢人為寶者邦家之基

金一

原許慎說文曰金有五色黃金為長久埋不生百陶不

輕四方之行也 增釋名曰金禁也氣剛毅能禁制物

也 原周易曰乾為金 增又上繫曰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 原毛詩曰大路南金謂荆揚所貢 增又曰如金如

錫 原尚書洪範五行曰四曰金金曰從革從革作辛

孔安國金可改庚辛金氣也 增又說命曰若金用汝作礪 周禮

考工記曰攻金之工蔡氏執下齊治氏執上齊見氏為

聲栗氏為量段氏為鑄器桃氏為刃 又云凡鑄金之

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

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氣次皆火候 原爾

雅曰黃金謂之盪音蕩其美者謂之鏐音留餅金謂之鈇絕

澤謂之銑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鏐即紫磨金也銑最有光澤

澤孝經援神契曰石潤苞玉丹精生金翠羽揚也物三

合和氣故能變通易色也 又曰四裔賓服則金勝土 周易參同

契曰黃土金之父流水珠之母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

而王其政平則黃金見深山 增廣雅曰金神謂之清

明 原漢書曰武帝行幸回中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

泰山見黃金又有白麟神馬之瑞今更黃金為麟趾衰

蹄以協瑞焉獲白麟有馬瑞故鑄金如麟馬以協嘉瑞也古有駿馬名腰裏赤喙黑身日行萬五

千里 又韋賢傳曰鄒魯諺云遺子黃金滿贏不如教

子一經 又曰秦幣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以鎰為名

食貨志曰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 後漢書曰

益州金銀之所出 王隱晉書曰鄱陽樂安出黃金鑿

土十餘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南郡象

林南有四國皆稱漢人貢金供稅 後魏書曰枝豆國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鑿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九

出金銀河鉤羌國出金珠 齊書曰金車王者至孝則

出金人王者有厚德則遊於後池林邑有金山汁流於

浦 增唐太宗紀曰金在鑛善冶鍛而為器 又德宗

詔曰朕聞王者不貴遠物所寶惟賢朕仰企前王思齊

太素邕州所奏金坑誠為潤國語人於利非朕素懷方

以不貪為寶惟德其物豈尚茲難得之貨生其可欲之

心耶其金坑任人折剝官不得禁之 宋三朝聖政錄

太宗問杜鎬曰西漢賜予悉用黃金近代為難得之貨

何也對曰西漢多金由彼時佛事未興金價甚賤也

原孟子注兼金好金也 增莊子曰今大冶鑄金金踊

躍曰我且必為鏤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 又曰至

仁無親至信碎金 原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

冠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之問曰人

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

金 韓子曰荆南麗水之中生金 淮南子曰玦五百

歲生黃頰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為黃龍玦石也中
央數五故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五百歲一化頰音湖 泰以一鎰為一金而重一斤漢以

貢反頰黃金水銀也 一斤為一金 增傅子曰懸千金於市人不敢取者分

定矣委一錢於路童子爭者分不定矣 風俗通曰眾

口鑠金俗說有美金於此眾人咸共詆訛言其不純賣

金者欲其售因取鍛燒以見真此為眾口鑠金 白虎

通曰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

也 原孫氏瑞應圖曰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金見深山

增白澤圖曰黃金之精名石塘狀如豚居人家使人

不宜妻白鼠以昏時見於丘陵之間視所出入中有金

原異物志曰狼臙民與漢人交闕常夜為市以鼻嗅

金知其好惡 扶南傳曰毗騫國食器皆以金為之

幽明錄曰淮牛渚津水極深無可算計人見一金牛形

甚瑰壯以金為鏤絆 又曰巴丘縣自金岡以上二十

里名黃金潭莫測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

此潭獲一金鏤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身奔狀釣人

被駭牛因奮勇躍而還潭鏤乃將盡釣人以刀斫得數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尺潭瀨以此取名 華陽國志曰廣漢涪水有金銀之

礦 林邑記曰上金為紫磨金又曰揚邁金 增唐六

典曰金十四種曰銷金曰拍金曰鍛金曰織金曰研金

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撚金曰口金曰圈金曰貼金

曰嵌金曰累金 宋蘇軾物類相感志曰金遇鉛則碎

魯應龍括異志曰有人得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

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

此協金石投於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續文獻通

考曰元雲南省參政齊喇上言建都地多產金可置冶
令旁近民煉以輸官從之 又曰中統二十八年罷淘
金提舉司 又曰明初取用諸課皆因各處土產金有
常例

金二

原穆天子傳曰披圖視天子之寶黃金之膏 漢武內
傳曰西王母有九丹金液金漿 晏子曰景公為履黃
金之綦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十斤白壁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鑿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十三

百雙聘莊子欲以為相莊子辭而不許使者曰黃金白
壁寶之至也卿相尊位也先生辭而不受何也 列女
傳曰秋胡子既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見路旁有一美
婦人方采桑秋胡子下車謂之曰吾有金願與夫人婦
笑曰嘻夫采桑以作紡績經織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
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 魯連子曰秦師圍趙而退
平原君以千金欲為魯連先生壽連笑曰所貴天下士
者為人釋難解人締結若即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為

也 燕丹子曰太子自喜得荆軻永無憂秦後日與軻

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鼃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
抵鼃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 吳越春
秋曰延陵季子出遊於齊見路有遺金有披裘採薪者
季子呼薪者取彼地金薪者曰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
豈取遺金者哉 史記曰秦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公
自以得金瑞故作畦時於櫟陽祀白帝 又曰秦始皇
葬於驪山以黃金為鳧鴈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始皇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鑿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十三

請見之賜金壁數千萬 漢武故事曰帝年數歲長公
主徧指侍者曰與子作婦好否皆不用後指陳后帝曰
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 漢書曰梁孝王未死時金
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
他財物稱是 又曰季布為任俠有名楚人諺曰得黃
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又曰直不疑為郎事文帝
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覺亡意不疑不
疑謝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 又

曰疏廣徙為太傅頃之兄子受為少傅父子並為師傅俱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 又曰王陽好車馬衣服及遷徙其載不過囊衣不畜餘財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風俗傳云王陽能作黃金 續漢書曰楊震為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初震為荊州舉茂才王密密時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十四

密愧而出 廬江七賢傳曰陳翼到藍鄉見道邊有馬傍有一病人呼曰我長安魏公卿聞廬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病困曰有金十餅素二十匹死則賣以殯斂餘謝主人既死翼賣素買棺及衣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吏捕翼翼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翼後為魯陽尉號魯陽金尉 邴原別傳曰原以喪亂方熾遂到遼東時同郡劉攀亦俱在焉遼東人圖

奪太守公孫度度覺之捕其家而攀得免度曰有藏劉攀同誅攀窘逼歸原曰窮鳥入懷原曰焉知斯懷之可入遂匿之月餘東萊太守太史子義素有義節原欲以攀付之攀臨去以其守所杖劍金三餅與原原受金辭劍還謂度曰將軍平日與攀無却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為蜂蠆耳今攀已去而尚拘閑其家以情推之其念為毒螫必滋甚矣度從之即出攀家原以金還之 曹操別傳曰操入碭發梁孝王家破棺收金寶數萬斤天子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十五

聞之哀泣 世說曰管寧華歆鋤菜見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 益部耆舊傳曰王忱請師於客舍見諸生病甚困謂忱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收藏尸骸未問姓名而絕忱賣金一斤以給棺殮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度亭長到亭日有白馬一匹入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被隨風而來後乘馬突入金彥門彥父見曰真盜矣忱說狀又取被示之悵然曰此我子也以被馬歸彥父彥父不受遣迎彥喪金具存 錄異傳曰

隗炤者汝陰鴻壽亭民善於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而慎莫賣宅也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勿違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到期日有龔使者果止亭中妻遂賣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踐此何緣爾耶使者沈吟良久謂曰賢夫何能妻曰夫善易而未嘗為人卜使者曰可知矣乃顧命侍者取蓍而筮之卦成抵掌歎曰妙哉隗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十六

生含明隱跡而莫之聞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賢夫自有金乃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甌覆以銅梓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英雄記曰董卓郿塢有金二三萬斤搜神記曰郭巨兄弟三人早喪父禮畢二弟求分以錢二千萬二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出居客舍夫婦傭賃

以給供養居有頃妻產男巨念與兒妨事親一也老人得食喜分兒孫減饌二也乃於野鑿地欲埋兒得石蓋下有金一釜中有丹書曰孝子郭巨黃金一釜以用賜汝於是名振天下 異苑曰永康王曠井上有一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賈人寄宿忽求買之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覩二黃鳥闕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 葛洪神仙傳曰容成公服三黃得仙所謂雄黃雌黃黃金增宋書曰褚彥回為吏部尚書有人求官袖中密將一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十七

餅金求間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啟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 梁書曰廬陵王續之子應不慧王嘗至庫內閱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否荅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總乞汝 後魏書曰孫軌字元慶為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帝把手親探金賜之謂之曰卿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

欲顯廉於衆人 隋書曰上賜王公以下射王素箭為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值鉅萬以賜之 唐書曰開元中杜暹為監察御史往西覆屯蕃人齎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以不可失蕃人之情暹受而埋於幕下既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又曰貞元元年四月南詔王異年尋與其酋長定計遣使致書於韋臯各齎生金丹砂為贄且曰所獻生金以喻向化之意堅如金也丹砂示其心赤耳上嘉之 天中記曰宋祖詣趙普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六

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遺普書及海物十瓶列廡下上曰此海物必佳命啟之皆滿貯瓜子金普惶恐頓首謝曰臣實不知上笑曰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命普受之 又曰朝鮮國都中有兄弟二人偕行弟得黃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楊花渡同舟以濟忽投金於水曰吾平日愛兄甚篤今而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祥之物不若投諸江忘之兄曰汝言誠是亦投金於水語錄程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往見之一

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當暫往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潁昌韓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堞一重二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誠試啟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為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政為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統和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鑒類函
卷三百六十一

十九

中五院部進穴地所得金馬 元史杜瑛傳曰術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家人欲發視輒止之後來居者果得黃金百斤其不苟取如此 又特烈傳曰帝勅所受海都皮服全飾以金凡朝會宜服以表示焉 又朱國寶傳曰嘗夜行盧溝橋獲金一囊坐而待其主以付之其人請中分笑而遣之 明徐禎卿剪勝野聞太祖自叙朱氏世德之碑曰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元初籍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

困於役遂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縣 王錡寓園

雜記曰吳文正公訥為御史時巡按貴州回三司遣人

賁黃金百兩追送夔府公不啟題詩其上還之曰蕭蕭

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併土物任他

沉在碧波間

金三

原紫光

赤氣晉永和起居注曰廬江太守路永表言

狀如印齒

地鏡圖曰黃金之氣赤黃千萬鳴山

斤以上光大若鏡盤金氣發大上赤下青也

耀室

王季子拾遺記曰少昊時金鳴於山銀涌於地或

如龜蛇之類乍似人鬼之形崔鴻後燕錄曰董

統上言於慕容垂曰臣聞陛下之

照魅抵鼃王季子

遺記曰方丈山有池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為器可作

丹矣百鍊可為金色青照鬼魅猶如石鏡不得藏形也

前二

絨書 封璽尚書曰武王疾周公作金縢孔

子東巡黃龍負圖置舜前圖以黃玉為押黃金為繩封

兩端 探鳩 化鵲劉義慶幽明錄曰長安有張氏者

惡之披懷祝曰鳩爾來為我福耶止承塵為我福耶入

我懷鳩翻飛入懷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一金帶耶

馬詳鳩

又曰常山張顗為梁相有鳥如山鵲飛墮地

即化為一圓石顗推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

蓬萊觀 崑崙臺

列子曰夏革謂殷湯曰渤海之東

曰岱輿二曰方壺三曰員嶠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上

高觀皆金闕閻令內傳老子與尹喜登崑崙上金臺

玉樓七寶宮殿晝夜光明乃天帝

四王之所遊處有珠玉七寶之狀 置燕臺 懸秦市

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故謂之黃金臺

史記呂不韋使其客著呂氏春秋乃懸千金於咸陽

市門有能增減 鑄范蠡 疑陳平 范蠡去越越王勾

一子者與之 鑄范蠡 疑陳平 范蠡去越越王勾

鑄其形 史記陳平嘗負戴渡河舟人疑平腰下

有金陰欲害之平乃脫衣而渡遂能免於難也 妻

讓 母責 列女傳樂羊子得遺金一餅妻曰妾聞君子

四子持金百鎰奉其母母曰不

義之物不入於館子慙而出 披沙 擲地 往見寶

台賦擲地可作金石聲 為穴 捐山 郭況之家號

選捐金 同土 如粟 南史齊高祖曰使我臨天下十

張奐為安定屬國人遺金以入懷 六齊 百鎰 金有六齊

酒酬曰使金如粟不以入懷 訪主 送縣 後漢王

抵掌而談李兌賜黃金百鎰 訪主 送縣 後漢王

卿驛屬而說趙王賜黃金百鎰 訪主 送縣 後漢王

德豫章人嘗行於路得遺金囊乃訪主還之 後漢陳

重字仲翁嘗濟人死罪人密投金於承塵以報 重恩重

不知後毀屋得金訪金 塞淫 買笑 新語曰舜藏金

主已死乃將金送縣 塞淫 買笑 新語曰舜藏金

塞淫邪之路 難得 能守 難得之貨 老子金 鼓

千金買笑 難得 能守 難得之貨 老子金 鼓

鑄 鎔範 成器 端木辭 桑婦却 貢國之法贖人臣